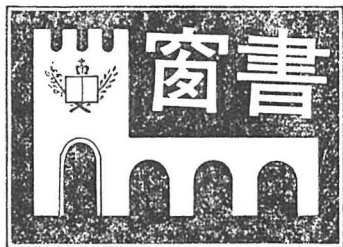


黃文範



戰爭與追憶

作者：吳克 (Herman Wouk)

出版：波士頓市里特布朗出版公司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頁數：一、〇四二頁

售價：十五美元

評介：修特 (Webster Scho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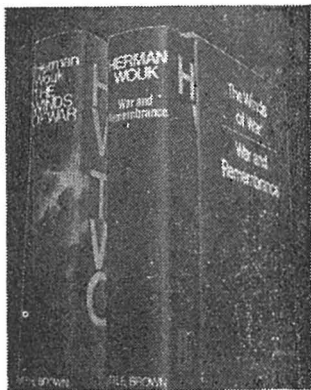
「戰爭與追憶」(War and

Remembrance) 是一部虛構與事

實的熱鬧作品；吳克要告訴我們的是一些極其重要的事情，在他這部力作中，人類的損失沒有提到的並不多，旨在使我們悚然「不是戰爭結束，就是我們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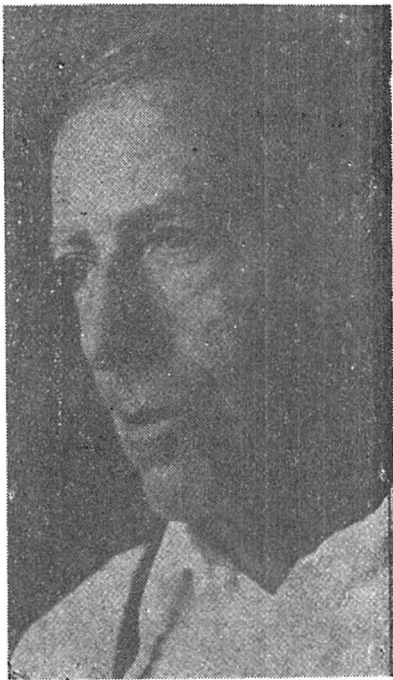
開場白的那部「戰風」(The Winds of War, 1971)和這部「戰爭與追憶」，在吳克來說是畢生的工作，一段過程，他寫這兩部一百萬字的長篇小說，一共花了十六年。它們中也是吳克其他小說、劇本中場面與佈景的延伸——海軍在海上、岸上的生活啦，演出事業與製造幻覺啦，道德的狂熱和猶太教啦，童年與家庭啦，愛情的震顫和不貞啦——構成了一部大部頭的近代世界大戰真史。由實際的政治人物如邱吉爾和史達林，改變了強權的命運；構想出的情人、家庭、勇敢的和喪膽的人，給夾在巨大的思想、工業的撞擊中。無論在甚麼地方，戰爭機器的碾磨，使人兒相聚，或者使他們分離。吳克引領着我們去了珍珠港、亞希威茲、雷伊泰之役、中途島、新加坡、史達林格勒、艾爾阿拉敏、諾曼第、廣島、雅爾達、德黑蘭、和全世界的首都。由於他筆下的人物，參與了這些事件，而使我們備嘗戰爭的痛苦。我們在一份納粹的軍事論著中，聽到了另一方面有關戰爭的全球反響——在紐倫堡大審定罪的一位將領，他所寫的「世界浩劫」

「戰風」的開端，是美國海軍的亨利中校，在一九三九年奉派到柏林擔任海軍武官，專



「風戰」說小篇長部兩的克吳

「憶追與爭戰」及



「戰爭與追憶」作者吳克

門和羅斯福總統接觸，而有了他幸而猜到德蘇條約的結果。那本書結束時，亨利已經升為海軍上校，送兒子上前方，他的女兒有了一段孽緣，自己的婚姻擱淺，而他等待了好久的主力艦艦長一職，座艦「加利福尼亞號」却在珍珠港裏起火冒烟。然後的問題，便是吳克如何達成藉裘莉彭達鼓吹的道德決心了：「和平，如果還存在的話，並不是基於對戰爭的害怕，而是基於對和平的熱愛。它不是對一種行動的避免，而是一種內心狀態的來臨。在這種意識中，最傑出的作家就能為和平効力了。」

「戰爭與追憶」提到的故事是亨利擔任「北安普敦號」巡洋艦艦長，在瓜達康納爾島海外，這艘戰艦損失掉了。他兒子華倫是俯衝轟炸機飛行員，在中途島炸毀了日軍一艘航空母艦後成仁；另一個在潛水艦上的兒子拜倫，痛擊敵人運輸艦羣。而在後方的美國，亨利那位不安於室的太太，愛情由一位浪蕩天涯的情人，轉移到一位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身上。亨利在海爾賽麾下，擔任主力艦隊的將領，參與了太平洋各次大海戰；或者在霍普金斯或者羅斯福的指派下，又去蘇俄、英國，或者重赴波斯，擔任軍

事與外交的工作。而他和英國帝國主義派一位報界巨子千金杜絲伯麗心心相印的這一段情，却在全球各地繼續下去；在列寧格勒一度再起，在華府出了紕漏，而在亨利離婚後終於獲得安全。

正當全世界都爲了戰爭戰慄時——亨利父子正首當其衝，隆恩將軍的「世界浩劫」爲它主張——吳克緩緩道出了另外一個恐怖的故事，這是他畢生寫作生涯中最痛苦的寫作，其目的是要答覆美國的軍人和眷屬們不斷在問的問題，爲甚麼要打這一仗。拜命的太太娜姐麗，是波裔美國人，他們一個男娃娃落在法境德國秘密警察的手裏，地下特工人員設法子使小孩逃了出來；可是娜姐麗也像她兩個叔叔般——其中一個在納粹死亡工廠裏焚燒屍屍——給押解去了亞希威茲集中營。

吳克竭盡全力重建德國社黨人對猶太人問題的「最後解決辦法」，而賈斯楚一家人從這處人間地獄慢吞吞經過，這一項就足夠有寫「戰爭與追憶」的理由了；娜姐麗死裏逃生，却已成了殘廢。等到拜命找到他們的兒子時，戰爭已經使他說不出話，變成了一個孤僻孩子。而在世界的另一方面，一種無言的武器，已經使日本屈膝投降。

「戰爭與追憶」大體說來是一部行爲舉止與發生事件的長篇小說多，而人物與行爲少的小说，它不宜揚文學的技巧；形容詞到處氾濫；動詞變色；在吳克看來性是件難以爲情的事兒，他筆下的女性都是男人的侍女。亨利的環球旅行和隆恩將軍的理論，在成人教育工作上，都是通透透亮的工具；爲了情節而巧合頻頻，在一個不再需要戰爭的作家來說，吳克對戰鬪太毛骨悚然了。

他這部小說的缺點與長度的比例相當，但却是在感想上，而不是在我們所意識到缺點的經驗中。因爲他的作品是情感非等尋常豐富的過程，量及時變成爲質，動作變成爲見識，而歷史變成了人類的懷念。